

我在边关

生死崖上的战友情

■龙文志 曹继可

不久前,南部战区陆军某边防连中士李兆康随巡逻分队向428号界碑进发。群山云雾缭绕,每次带队在这条途经生死崖的路上巡逻,他都会想起一段跨越时光的战友情,也会将这份滚烫的情谊传递给同行的战友。

通往界碑的路,宛如一条悬在悬崖上的绳索,而生死崖便是其上最险峻的关隘——近乎垂直的崖壁上,所谓的“路”不过是前人凿下的一道“刻痕”;一根绳索捆在山顶的树干上,沿山体自然下垂,官兵们攀登需要攀援而上。

站在崖底,李兆康手指轻触石壁,思绪飘回几年前。那时他刚到连队不久,第一次巡逻生死崖,因为路途艰险,他走得腿肚子直打颤。

带队的是守边10多年的老班长李改合。他那张被风霜雕刻的脸庞看似不苟言笑,对战友的叮嘱却耐心而温暖:“别怕,踏着我的脚印走。”

“当年班长带我时,这崖上系着的还是麻绳,‘刻痕’也比现在浅得多。”李改合一边指导大家固定绳索,一边指着崖壁说,“这些‘刻痕’是一代代官兵镌刻在山崖上的成边誓言。”

那天,李改合率先攀上崖壁,脚踏岩缝,双手交替抓绳:“固定三点、移动一点……都是攀岩技巧。”轮到李兆康时,他脚下一滑,身体猛地往崖下坠去。危急之际,李改合探身而出,一只手拽住他的腰带,另一只手扒住岩石,用力将他拽回一处石阶上。

“响边防的胆是练出来的!”李改合语气中透着鼓励,“攀上这道崖,才算真正的边防兵。”

那天返程时,山里气温骤降,李兆康浑身冻透。李改合从行囊中取出棉衣,披在他身上。另一位老兵从怀里掏出揣了一路的压缩饼干分给大家。

“班长,这山崖太陡了!”新兵张凯祥的惊叹,瞬间将李兆康拉回现实。此刻

张凯祥正站在崖边,抓着绳子不敢上前。李兆康耐心地为他示范:蹬壁、抓绳、攀登,动作利落干脆——这正是当年班长教给他的攀岩技巧。一级上士王鑫在一旁提醒大家:“注意碎石!别碰左侧的岩石!”

另一处山崖藏在林中,山顶零星分布着七八棵大树,之间靠几根绳索连接。官兵要从山崖这一头,沿着绳索转移到那一头。

指着一棵松树下的绳索,李兆康回忆道,那年一场暴雨后,李改合爬上山顶捆绑这根绳索,战友们都替他捏一把汗。完成任务后回到山崖这边,李兆康问班长为什么不害怕,他说:“因为我相信,再危险的情况,都会有战友拽我一把。”

山崖这边,李兆康指导新兵有序通过。山崖那边,已经率先过崖的王鑫伸出手,一一接应大家。如今在李兆康看来:“成为战友的后背,就是镌刻在生死崖上的战友情。”

后续路程,李兆康在前探路,不时回头提醒:“前方有石缝,注意脚下!”每一句提醒,都是当年李改合一遍遍教给他的。

“班长,我什么时候才能像你一样勇敢?”新兵苏铭杰问。

李兆康语重心长地说:“这条路,班长带我走过一趟又一趟,每处‘险点’都刻在了我的心上。有一天,当你的身后也走着你的战友,走着你想保护的人,你就会变得像我一样。”

几经跋涉,终于抵达428号界碑,“中国”二字在阳光下鲜艳夺目。官兵们整理着装,郑重敬礼。返程路上,山风依旧呼啸,两名新兵的脚步却沉稳了许多。

巡逻归营,熄灯前李兆康像往常一样在写边关日记。每一次攀登生死崖,都是信任的接力;若崖上的每一道“刻痕”,都是传承的见证。他在日记中写道:“变化的是巡逻路上的面孔,不变的是守护家国的初心与生死与共的情谊。”



扫码观看 更多故事

漫画:李兆康绘

暖闻速递

沙海深处开通“暖心班车”

■朱纪伟 本报特约记者 胡勇华

一辆大巴车驶出某部营区,载着官兵前往几十公里外的县医院就诊。这辆被官兵称为“暖心班车”的大巴,已经不知在这条路上跑了多少趟。车窗外巴丹吉林沙漠的风裹挟着寒意,车窗内却涌动着一股暖流。

多年前的夏天,一队官兵到距主营区百余公里外的某点哨执勤。点哨四周是无边的沙海,缺乏社会依托,距离最近的医院位于百公里外的小镇上,官兵们最担心的,就是突发急症时得不到及时救治。

一个闷热的午后,战士江振突然腹痛。他咬牙坚持了半天,实在疼得受不了,才向哨长报告。点哨军医梁天鑫初步检查后,判断是急性阑尾炎,立即向上级汇报。

很快,一辆越野车从主营区出发,驾驶员一路猛踩油门,先到点哨接上江振和梁天鑫,再赶往县医院。越野车赶到医院已是深夜,江振被推进手术室救治。术后,医生感慨:“再晚来一步,后果不堪设想。”

无独有偶。不久之后,官兵在沙漠深处的某驻训点执行任务,炊事员胡发鹏刚做完晚饭,突然上吐下泻。驻训点没有军医,点哨官兵第一时间向上级报告。夜色如墨,车灯刺破黑暗,机关派车

载着军医直奔驻训点。经诊断胡发鹏只是急性肠胃炎,大家悬着的心才落了地。这两件事后,上级专门安排了一辆班车,定期往返于主营区与点哨之间,接送需要外出就诊、购物和接送站的战士。针对官兵就诊需求,机关配套出台分台会诊机制:每月开展一次集中巡诊,轻症在各单位处理,疑难杂症直通体系医院。

去年冬天的一个深夜,一名战士下哨后突然腹痛不止。“疑似肾结石急性发作!”梁天鑫初诊过后,立即向上级请示将其送往体系医院。

班车在凌晨启动,车灯在沙漠中打出一道光柱。风卷着沙粒敲打车窗,车内,战友的手掌默默传递着温度。黎明时分,班车抵达体系医院。急诊、碎石一气呵成……战士疼痛渐退时,他望向窗外泛起鱼肚白的天际,眼眶红了。

如今,点哨崭新的营房拔地而起,驻训点也新建了医务室。那辆“暖心班车”依旧定期穿行在沙漠公路上,每次看到班车抵达点哨,官兵都会高兴地招手。

“暖心班车”不只是交通工具。它是危急时刻的生命通道,是日常健康的守护者,把军营的温暖送达每名官兵的心上。



官兵登上“暖心班车”。胡勇华摄

踏访新时代边关·走进无名哨所



雪地跋涉。

越野车穿过戈壁,随着公路爬上高原,远处北疆阿拉套山的轮廓逐渐清晰。路旁植被愈发稀疏,直至最后一簇灌木淡出视野,库克他乌近了。

这里春天来得缓,积雪尚未完全消融。库克他乌,蒙古语意为“青色的山”。这名字源于它亘古不变的模样——山石铁青,植被稀疏。然而,当车辆驶向山谷深处的哨所,眼前的景象却与它苍凉的名字形成了奇妙的对照。

一片草场在群山中铺展,虽说不上葱郁,却另有一种沉静的美。目之所及的山脊上,一排排人工种植的林木挺立其间。那是哨所官兵用双手、汗水与青

春,一寸寸绣在荒山上的青绿。

没有丰沛的雨水,没有肥沃的土壤。官兵从石缝间刨土,一棵棵背苗上山,年年补种培土。荒山在他们的耕耘中慢慢有了颜色与生机。如今,这抹青绿已深植于每一位官兵的心里。

一代代官兵在这里守望绿色梦想,遇见了更好的自己。他们也在高原上,浇灌出蓬勃的青春绿洲。今天,让我们走进新疆军区库克他乌边防连某哨所,感受那抹不褪色的青绿以及日复一日的坚守。

——编者

库克他乌:那抹不褪色的青绿

■程斌 田芷芥 李子涵



图①:官兵合力搬运牧草;图②:战士整理保温蔬菜;图③:战士在哨所旁种树;图④:战士在执勤;图⑤:高山上的“小天池”;图⑥:巡逻归来。刘业文、朱浩强摄



一点点变成真正青色的山;守岁的岁月,也从荒凉中生长出希望的色彩。

官兵们对绿色的追求远不止于此。伍江峰常给上等兵张存利讲起,他和战友寻找“小天池”的经历。那年春天,伍江峰带队深入单金沟巡逻。面对断崖,他们将身体紧贴岩壁,手指抠进石缝,脚尖探寻支点。下到谷底,融雪汇成的冰河寒意刺骨,踩在河底的卵石上,双腿被冻得麻木。所谓的“路”,是松动的碎石坡。

抵达山顶,眼前豁然开朗——那片如绿宝石般的高山湖泊,倒映着雪峰。那一刻,伍江峰心中的疲惫被冲刷干净:“原来,我们全力守护的,是这样一片大好山河。”那抹浸润在雪山怀抱里的青绿,从此刻在了他的记忆中。

“到点到位”——这几个字在官兵心中的分量重千钧。许多点位藏在深沟险峰,前行的路只能靠官兵的双脚丈量,他们的回答是:无论道路多险,界碑必须有人抵达,国土必须有人守护。

一次,下士王琳和战友巡至海拔4200多米的巴斯坎达坂。休息时,王琳从背囊侧袋里,捧出一个用厚毛巾包裹的甜瓜——从山下一路背到达坂,翠绿的瓜皮在白雪映衬下,令所有人眼前一亮。

“今天有两名新战友首次参加巡逻,我特意带了一个甜瓜给大家鼓鼓劲——让大家品尝一下巡逻到点到位后的甘甜!”甜瓜被王琳切成小瓣,在一双双冻得发红的手中传递。接过瓜的战士先嗅一下清新的瓜香,才小口吃起来。那滋味像一股清流,冲散了积压在身体里的疲惫。

绿色根脉,连接心与心的桥梁

前不久,护边员艾赛提匆匆策马赶到连队。原来他在放牧时,发现边境线附近的铁丝网破损了。

“今天不是你执勤啊?”伍江峰一边跟随着,一边向艾赛提提问道。艾赛提抹了把脸上的汗,神情格外认真:“不管是不是我执勤,我都要来报告!”艾赛提与这身迷彩的缘分,早就埋下了种子。那年9月的一天,巡逻分队途经一段河谷,下传来孩子的呼救声。中士李玉明循声望去,只见一个小小的身影在激流中沉浮。没有片刻迟疑,李玉明纵身跃入冰冷的河水,一把抓住孩子的手臂,全力将其拽出水面。

艾赛提从远处踉跄跑来,看到被救上岸的儿子,这位维吾尔族汉子感激地握住李玉明的手。那一刻,迷彩成为这位父亲心中最耀眼的颜色。不久后,艾赛提申请成为一名护边员。“解放军救了娃的命。”他朴实地说,“这山和草原,我要和解放军一起守。”自此,巡逻队伍中多了一个身影。哪片坡地利于隐蔽,哪个隘口风大需留心……身为牧民的艾赛提都了如指掌,他也成为连队的“活地图”。

在官兵心中,库克他乌草原上的牧民就是亲人,绿色的根脉早已缠绕在一起。去年冬天那场暴风雪,牧民至今难忘。暴风雪持续多日,转到冬牧场的牧民几乎与外界断了联系。

一支由哨所骨干组成的突击队迅速集结,官兵把粮食和药品捆在马上,走进茫茫风雪。积雪越来越深,官兵们牵马在雪海跋涉。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:早点赶到,牧民就少一分危险。

抵达牧民驻扎点时已是深夜。走出帐篷,看到这群眉毛、帽檐挂满冰霜的迷彩绿,牧民们眼眶红了,反复说着“谢谢”。

在库克他乌,战友之间的情谊,宛如草原上的爬地松——枝叶疏密有致,根系紧紧相连。一次执勤时,上等兵孔繁光的右脚不慎踩进旱獭洞,导致脚踝受伤。

当时,他们距哨所还要走数公里崎岖的山路。下士谭超超蹲下身说:“我背你。”身材并不魁梧的他,背起孔繁光就往前走,汗水很快浸透了迷彩服。

直到将孔繁光送进卫生室,战友才发现,谭超超迷彩裤的膝盖处被磨破——原来下山时,他险些摔倒,为了保护背上的战友,他用右腿膝盖抵住坚硬的岩石……

巡逻路上,军马也是亲密的“战友”。一次巡逻突遇暴风雪,官兵们在风雪中渐渐迷失方向。这时,军马饲养员李波将军马“黑风”牵到队伍前方。都说“老马识途”,只见“黑风”低着头,顶着风雪,朝一个方向坚定地走去。

不知走了多久,当哨所营房的轮廓在远处隐约浮现时,战友们都松了一口气。李波轻轻拍了拍“黑风”的脖颈,它呼出的气息里,仿佛也带着一份如释重负的安然。

绿色种子,向上托举蓬勃的梦想

跨越3000多公里,上等兵张存利从父母从华北平原来到了库克他乌。

出发前,他们心中儿子的形象还停留在入伍的时刻:胸戴红花,脸庞白净,眼里透着未脱的稚气。

然而,当进入营区后,令他们深受触动的是,再次见到儿子的那一刻——站在他们面前的小伙子,脸庞黝黑,身形变得精干挺拔。一个标准的军礼,坚定而从容的眼神让母亲瞬间红了眼眶。

他们既心疼又骄傲:“孩子,你长大了,越来越像个兵了。”他们知道,眼前这个熟悉又陌生的儿子,已经把根扎进了这片绿色的草原。

在库克他乌,每位新兵下连第一天,都要完成一个特殊的仪式:在连队营区旁的“青年林”种下一棵树。张存利记得下连的那个午后,班长伍江峰领着他们来到一片向阳的坡地,郑重地将一株小树苗递到他手里。

“坑得挖深点。”伍江峰一边示范一边说,“这儿风大,根扎不深,树就站不稳。”张存利学着班长的样子,挖好坑,扶正苗,一捧捧培土,轻轻压实,再浇上水。

“从今天起,这棵树就和你一样,是库克他乌的兵了。”伍江峰站在一旁,声音平缓而坚定:“只有把根扎进大地深处,才能长成一棵不畏风雪的树。”那一刻,张存利也在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。

不久,张存利来到哨所驻勤。在这里,他第一次参加巡逻——目的地是最难走的巴斯坎达坂。这条路的艰险远超想象。当张存利攀上达坂,他几乎耗尽了所有力气。站在山顶,耳边是呼啸的风声。

伍江峰用手拨开地上的积雪,一块刻着五角星的石头露了出来。刻痕深入石中,边缘已被磨损,但形状依然清晰。右下角还刻着几个字:“1987,春。”

“这块石头,就是无言的界碑。”听着伍江峰的讲述,张存利仿佛回到30多年前的那个春天。当时,一位与自己年纪相仿的新战士,初次上哨登上达坂。怀着满腔热忱,他和班长掏出匕首,在这块石头上刻下这颗五角星。此后一年又一年,一茬茬新兵登上达坂,都要用手触摸这颗星,感受冰冷石头上滚烫的信念。

张存利默默站起身,与伍江峰一起迎风而立,面向连绵的群山。这一刻,他们没有说话,却胜过了千言万语。跨越时光的誓言,在雪山之巅接续传承。

岁月如歌,山河为证。一代代库克他乌的官兵,就像是草原上生生不息的绿色,也像是前辈用青春刻下的五角星。梦想,在这里有了具体而微的模样。

青山深处,一抹倔强的春色

仲春清晨,西睡库克他乌草原上,薄霜在朝阳光下悄然消融。

新疆军区库克他乌边防连某哨所的草地上,打捆机轰鸣作响,成捆的牧草如砖块般整齐码放。内地早已繁花似锦,但库克他乌草原依旧寒意未散。为了让军马平稳应对最后一段寒潮,哨所正在抓紧储备一批牧草。

储备牧草是连队的一项重要任务。一级上士伍江峰望着齐整的草垛,脸上浮现出感慨的神情。“以前这个时节最累人,牧草要自己种、自己割,一天忙完腰都直不起来。”他停顿了一下说,“如今保障升级了,再也不用种牧草,上级定期采购牧草补充到哨所,但官兵依然需要对牧草进行打包储存。”

对官兵而言,绿色不仅是需要储备的资源,更是值得创造的风景。伍江峰的目光越过草垛,落在营房后方的山坡上。那里,有一片官兵和牧民们亲手栽下的林木。

库克他乌的土壤比较贫瘠,薄土之下是坚硬的碎石。可即便如此,年复一年,官兵们从未停止植绿行动。

种活一棵树,远比想象中艰难。官兵们用镐从石缝间刨土,筛去碎石,再从几公里外运来水;精心挑选耐寒耐旱的沙棘、云杉苗,一棵棵背上山。

然而,绿色扎根依旧缓慢。常常是春天种下一片,经过夏天烈日炙烤、冬季风雪侵袭,活下来的寥寥无几。来年春天,官兵们依旧扛着树苗,回到同一片山坡,补种、培土……他们只是觉得既然守在这里,就要让荒山变成梦中的绿野。

如今在官兵的坚持下,库克他乌正

